

春 秋 胡 氏 傳

二



春秋傳第八

莊公中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旣

及者內爲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讐也或曰以德報怨寃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乎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讐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

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公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相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氏相相爲徙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爲與讎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乘傳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貶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敗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

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臚之不得見平立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者

冬浚洙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

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
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
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
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
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
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
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于衆不肯率從而况迫
於構逆其所欲棄父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藿道途之勤營築
之勞起怨誣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
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甚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詞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

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
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
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
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
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
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
髮辨其夫人以逆吳子旣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
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強
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郿秋宋大水

允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
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
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允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
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

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出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王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郿

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郿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

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郿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子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郿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人義也太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於

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崔杼弑君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是罪晏子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昵之臣也若仇牧苟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左氏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

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相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
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
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相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
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
與之乎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
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
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
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
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
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

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敗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鄭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辭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天下莫

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國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七月荆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郿

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矣

鄭人侵宋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鍾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霸伏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

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相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間君子以信易生重相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爲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書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旣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云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云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

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
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
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
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
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相始霸同盟于幽
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麇魯所有也多則爲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
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至樹葬晉入齊之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
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間

暇而明政刑

秋有蟬

蟬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爲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蟬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

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者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爲魯設免難之策爲齊宋盡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爲春秋子之故稱公子非矣

卷之三

四

周易傳說彙纂
卷之三

卷之三

春秋傳卷第九

莊公下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稼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操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無

執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父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攷之則議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禦寇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

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攷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

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昏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爲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

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刿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杜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至自齊荆人來聘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邇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

大夫宗婦覲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

于扈

程氏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母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

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
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相宮桷

公將逆姜氏丹相宮之楹刻其桷爲盛飾以夸示之此非特有童
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
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
書于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相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
宮桷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
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
故詳書于策斥言相宮以惡莊爲後鑒也

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
曰常事不忘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
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是也有

歲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則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爲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贊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男贊大者玉帛小者

禽鳥以章物也女贊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贊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

郭公

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云理必然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其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覩

也夫旣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雷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

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杜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

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

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治之類是也然殺

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

者不得於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於殺者罪在於專殺而見殺者

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

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

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小大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

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

霸三王之罪人而葬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

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

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夫子非畏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苦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昔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修

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

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頽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頽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邀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夷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相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

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閭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君人之心矣

大無麥禾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毋爲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綏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

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
用愛人爲罪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厥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訛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厥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灾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

降者齊服之詞前書鄆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齊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旣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爲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

山戎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

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相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相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爲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
諸侯不相遺併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朝來誇示
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
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
卒

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爲善之此季子
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爲不直誅而酖之使
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
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
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母適承國不爲

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爲不久
薨于路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
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祐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犧公薨般即位
次于黨氏慶父使犧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
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
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
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
國者可不可以爲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
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
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

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
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
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
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
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
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春秋傳卷第十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殺邢

凡書赦者未有不善之也赦在京師則罪列國子奕赦衛是也赦在夷狄則罪諸侯狄赦齊吳赦陳是也赦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赦而不速赦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

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殺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陣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爲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敷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

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弑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木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田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

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勤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喪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此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穆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齋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賣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爲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繼骨肉之恩春秋有

諱義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母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讐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桓成于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葬卜麟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

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懼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

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而以爲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爲後世之永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相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弁曰史氏記煩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弁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鵠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翹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

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
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
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
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梁維翰
爲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
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
之爲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卷之三

古來誠德指之而無獨焉三歸

名著

恭謹

其事也

斯誠志同氣合而入而圖事至是其器量而不輕而深

其才以實錄委誠實上坐聽其夫而謂達西莫之對乎然限渠而

之而其計非未既據而布天下也蓋其才以盤據之而其智

春秋傳卷第十一

襄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子邾慶父出奔
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
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
年服喪已畢而不見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
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
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有一
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
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齊師宋師曹師大子聶北救邢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大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
義伐而書大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

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急而好攻戰樂殺人者於罪爲大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夫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相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故也相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爲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讐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伐鄭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檼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檼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旣會邾人于檼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犁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爲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

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預弑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相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於魯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相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相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爪美相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爪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賓司凡建設黼宸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

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爲文則其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云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爲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

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戶也潼劍
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爲家以
城郭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
衰世之意邪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
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
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
之人共爲掎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
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
許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

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
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
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
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
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
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
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
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
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爲正亦有分而爲奇諸侯之
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

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
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
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
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爲掎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
也

冬公子友如齊泣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
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相
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
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
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
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

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爲椑歲一塗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死生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相續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

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相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相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相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溫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驥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斂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恩矣夫齊相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其斂矣夫相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博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相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伯假

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憚乎相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相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計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

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
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
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
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
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
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
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擾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
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
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
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
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

使羣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母子相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事有惡者不與爲幸其善者不與爲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

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卅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卅子雖襄卅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孰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緼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

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爲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

也故相公復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殺申侯以說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寧母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計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内外特係乎王命耳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

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禘大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祀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子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

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

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
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羣無
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爲盡禁
矣諸侯咸喻乎相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
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詞則知相公翼
載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
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
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
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
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
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羨者

十年春

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弑其君卓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博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庭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葬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

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矣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傳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晉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牲軾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柰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旣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

命矣伏劙而死若惠公旣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傳世
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旣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
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
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
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爲稱國以殺而
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
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爲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
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憲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雪僖
公賢君不能禮佐齊相傲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

戒于天如此以公夫人穀陽之會觀之齊相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卷之三

清大漢黃酒書罪辭公禮與會盟而久不歸

出大漢之境不見其使於此又無國之使來

使於此又無國之使來

使於此又無國之使來

使於此又無國之使來

使於此又無國之使來

使於此又無國之使來

使於此又無國之使來

使於此又無國之使來

使於此又無國之使來

春秋傳卷第十二

信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詳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云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

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忘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直書于策其義則遊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雪冬公子友如齊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目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凡爲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

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變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爲愛而厚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禮爲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朞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
葬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
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
也其垂戒明矣

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救徐

楚都于郢距徐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
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
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霸
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相德益衰而禦夷
狄安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
罪其當速而故緩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

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急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穀梁以爲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爲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隣而恕秦伯也

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師與大夫敵也君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爲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爲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者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於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

餘欲圖霸業五石墮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執
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則曷爲稱字聞諸師曰
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
世爲卿也季子忠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弑逆在宣公有援
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
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誌變法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
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內女嫁於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
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爲淑女既
嫁爲賢婦死於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絕卓異者旣書其葬又載其
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華書

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統明王教之始也以
此防民猶有嫁殤立廟舉朝素衣親臨祖載如魏明帝之厚其女
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按左氏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然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爲桓公滅之孰信乎考於經未有書外滅而不言國者如齊師滅譖是也亦未有書內取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邾取鄫是也由此知項爲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凡大惡必隱避其詞而爲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曷不諱乎曰事有隱諱臣子施之於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鄫皆不言滅而書取程氏以爲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耳執政之臣擅權爲惡而不與之諱

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爲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書狄救齊者許狄也許夷狄則罪諸夏矣許之曷爲不稱人深著中國諸侯之罪也凡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凡師直爲壯曲爲老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慎終如始付託非人桓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取而無過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衛嘗云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誰之賜也桓公方殺不念舊德欲厚報之遽伐其喪亦太甚矣以直報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利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云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念其腸而於衛爲尤先書狄救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

而德遠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滕子獨名是亦有罪焉耳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算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苟爲有罪其見執固宜宋何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稱人惡其專也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稱人惡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

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吳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鋼興唐文宗切於除姦而訓注用故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遯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盟會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皆止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霸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

盟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二

陸淳曰秦肆其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罪易知也自取亡滅者其事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梁本侯國魚爛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晝攷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荒度土功者禹也慄慄危懼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至滅亡而莫覺也而

況好土功輕民力酒於酒淫於色心昏而出惡政者平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貴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官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夏郤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三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人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夫以楚之強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於趙然灑他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耻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宣申來獻捷

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齊魯爲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

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於壇坫之上
又以軍獲遺獻諸侯其橫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其罪而致討
不患無詞魯於是時曾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算中國故不曰宋
捷特爲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會不書其所爲獨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爲受郜鼎立華督也會于
澶淵言宋災故者爲葬蔡侯不討殷也盟不書所爲而盟于薄言
釋宋公者宋方主會而蠻夷執而伐之以其俘獲來遺是夷狄反
爲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
魯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
顧與歃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慎
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穀梁謂
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爲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審如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也與收奪者無以異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旣敗績邾亦幾云輕用師徒害及兩國亦異於誅暴禁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爲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敢不成列先儒以謂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脅

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晉獻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
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
不服盍姑省德無闕然後動而興師圍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
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盍距之以分均出
後爲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爲廉乎夫計末遺本飾小
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貶之
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繙

齊霸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泓荆楚之勢益張矣齊侯旣無
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
所不得爲者也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
新城何以不爲賊乎鄭與楚合馮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
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謂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於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以禮義也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穎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爲后富辰諫不聽大叔帶通于隗氏王絀狄女穎叔懼狄之怨已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王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制命之未順也忍小忿暱親以扞外侮而棄德崇姦遂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植拔其本也不亦僥乎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而四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

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爲後戒唐資突厥之兵以代隋而世有戎狄之禍晉藉契丹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辱許翰以謂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其言信矣而華夷之辨可不謹夫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孽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邦國而絕其祀同姓與異姓奚別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楚滅夔亦同姓也曷爲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名例之變也邢雖與狄伐衛而經無

譏文者爲能救齊也衛人曾不反思而遷怒於邢又遣禮至昆弟
往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鄰國及其身者
其情異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獨名蓋輕重之權衡也若荆楚
則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廢乎何誅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公女也而配蕩氏其往嫁不見於經者國君不與大夫敵也
今來逆婦而史策書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是慢宗廟卑朝
廷也姑自逆婦其失明矣

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
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鄰國保恤寡小中國諸侯
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仗義正諸夏也
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
意也

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兆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郿弗及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郿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爲誣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郿是也郿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詞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方其主敵不見其主豈不與大失據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遷怒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旣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旣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於義可

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

春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春秋滅國以其君歸無有不名者而夔何以獨不名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以是失楚又何祀焉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而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矣故特存其爵而不名也然則楚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縉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楚強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己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爲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卷之三

卷之三

吾不勞而獲矣。故曰：「知足者富。」

吳不點時時與之參商而發之以異端。非莫是矣。

不勞而獲謂之賊人也。故曰：「欲無敗，必自堅。」

樂樂漫園文集新編卷之二

卷之三

春秋卷第十三

僖公下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稱人貶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篡弑之惡楚人無故擾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黜而稱人以著其罪諸侯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慾然後貪憤之兵亡矣或曰曹衛背華即夷於是乎

致武奚爲不可曰楚人擾諸侯以圍宋陳蔡鄭許舉兵而同會魯公與會而同盟楚雖得曹新昏於衛然其君不在會其師不與圍以方諸國不猶愈乎又況衛已請盟而晉人弗之許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丈公能忍於奄楚里鳬須矣何獨不能忍於曹衛乎再稱晉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救衛則譏晉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者故再稱晉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已請盟不當拒而絕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按左氏買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諭楚人不卒戍也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殺之罪則一耳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爲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乃殺無罪之主將以苟說於強國於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

之也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於是乎有攻伐之兵故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徒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相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此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擣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

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馮陵諸夏滅黃而霸
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
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
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
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
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
此說則曾西不爲管仲而仲尼孟子雖老子行而不悔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
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
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
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
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

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爲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於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爲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雍齒而功臣不競世相燒棄文書而反側悉安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晉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聖人深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獄亦何必于京師于廟然後爲禮乎古者天子巡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獄有常所其宮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

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得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終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則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乎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旣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

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段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歿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

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旣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其言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爲

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嘅稱復大夫不出其稱復絕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而稱人不得爲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

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巡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詞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襄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使其豎侯孺貸筮史曰以曹爲解晉侯恐於是反曹伯夫以賂得國而春秋名之比於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於義利之別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

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轍濤塗秦小子懲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爲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捨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噎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即位日久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元咺訟君爲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君子之道譬諸射失諸正鵠反求諸已衛侯之躬無乃有闕盍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臣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者也兵莫惜於志鎬鄆爲下衛侯未入稱國以殺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

及公子瑕

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枝古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況於戚屬豈有疑閒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利棄義有國家者恐公族之軋已至於網羅誅殺無以庇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爲後世戒此義苟行則六朝之

君或亦少省矣

晉人秦人圍鄭

按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而經書晉人秦人者貶之也於秦晉何貶乎初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而鄭文公亦不禮焉爲是興師而圍鄭孟子曰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橫逆猶是也此亦妄人耳矣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矣今鄭伯之於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橫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爲列國者不亦難乎故晉侯秦伯貶稱人者晉文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爲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也而二國結釁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冬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

子結往牒而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
冢宰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莫厚焉
魯侯旣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
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春秋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則何以
無貶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

三十有二年春取濟西田

公羊曰取之曹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不繫國者吾
故田也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十郊

記禮者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魯
諸侯何以有郊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
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
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楊子曰天子之制諸侯

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諸侯而
祀天其僭極矣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爲後世
戒悉書之乎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書于策
或以上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
書其事而謂言偃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
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言祀宋夏商之後受命于周
作賓王家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其得行郊祀而配以其祖非列國
諸侯之比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
易則亂名犯分人道之大經拂矣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指諸掌乎夫庶人之不得祭五祀大夫之不得祭社稷諸侯之不
得祭天地非欲故爲等衰蓋不易之定理也知其理之不可易則
安於分守無欲僭之心矣爲天下國家乎何有

不從乃免牲

古者大事決於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爲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

故免牲

猶三望

望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狩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辭其言三望何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內者則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於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而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爲之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爲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母爲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虛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爲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封之而衛國忘云今又爲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治晉文無郤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其不地者盟於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之所貴况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按左氏載秦伯納晉文公及殺懷公于高梁其事甚詳而春秋不書者以爲不告也徐邈曰諸侯有朝聘之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通憂虞若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關則他國之史無由得書魯政雖陵典刑猶在史策所錄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仍本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按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經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言止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無道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此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紂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裏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之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夫杞子先軫之謀偷見一時

之利徼待其成自以爲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襄仲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爲爲之也伐邾至于再三念母勤矣夫念母者必當止乎禮義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民動衆取人之邑曾是以爲可乎

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眠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官爲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官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爲正則一爾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允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子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古者用命賞于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勸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爲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正吉大正凶

之戒矣其論墮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卷之三

卷之三

春秋傳卷第十四

文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
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按
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于文祖在禹則
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于文祖神宗則告
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
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
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
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按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于先王則
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
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

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鞶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鞶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子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形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形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旣設一朝享之是

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
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
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頽

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
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
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
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爲勸誡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
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
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夫亂
臣賊子雖陷笄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
其邪志而懲於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
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
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

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
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
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佛旨而見酈矣傳者案
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
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
不慎也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
不憾憾而能聆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
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
矣楚頽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
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
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
爲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弑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
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按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
殲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己息
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己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
加於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
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
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己息爭之
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
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
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
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仇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麓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襄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禫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禫而謂之祖禫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云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一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按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以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

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
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按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
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
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聞矣故其
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爲之節
丈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駒於舊館雖卒叔
服可也夫脫駒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爲之者非禮之經也天
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
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殲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爲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殲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殲函之役其名爲憤兵是慾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岀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雨蠱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

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

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禪制未終思念娶妻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狄侵齊春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

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

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寧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

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珠玉曰含車馬曰贈歸含且贈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覆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勑而傳之者則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贈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耳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官而羽

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王使召伯來會葬

王臣下聘相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旣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贈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鄉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贈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入郡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

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
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
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岀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
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
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世戒也或以
處父爲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
當諫君况身爲晉國之太傅耶若以爲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
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爲至於顛危
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
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爲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
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
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

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日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
則有其象歸奇於扱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
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
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
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餚羊子曰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
殺其大夫

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
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按左氏襄公卒太子糸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
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
而外求君將焉賞此諸大夫畏逼乃立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

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今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爲晉不謝秦
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
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
不可忽也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誤
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爲晉侯立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
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也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
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旣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
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泣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
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皋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

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離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已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爲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按左氏公孫敖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躡無不爲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誅使後人爲鑒必持其志修窒慾之方也

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爲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
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
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
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
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
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